

學術圈知情人

Academia Insider

<https://academiainsider.org>

© 2026 Academia Insider

烈火烹油與平淡沉潛

孫玫

前不久從微信中看到劉再復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回想起一件往事。1990年，我正在夏威夷大學讀博，恰逢東西方中心召開學術會議，名家雲集。會中劉再復先生發言後，一中國留學生提問，以前你們在國內發表一篇文章有成千上萬的讀者，現在到了美國會不會感到寂寞？

主持人杜維明先生打圓場：這個問題太personal了，就不必回答了吧。劉先生卻很認真地說他要回答。他坦然言道，以前那樣的轟動效應未必是好事，我們這一代人古代學問的根基不深，又不懂外文，現在正好可以沉下心來讀點書，做點學問……後來拜讀到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借用李商隱的詩句「身無彩鳳雙飛翼」，自喻既缺乏深厚的傳統學問根基，又不諳外文。

這兩天我從微信看到一文，講述劉先生與一位國內知名公知之間的憾事。1998年5月，劉先生與漢學家葛浩文教授在美主辦了一場國際學術討論會。劉先生愛才，不計前嫌，破格邀請了數年前曾在國內學術會議上公開頂撞過他的上海思想文化學人某君。上個世紀末，能夠留在美國仍是許多中國人所羨慕的。會後，某君同樣也面臨留美還是回國的抉擇。劉先生出於好心勸他留下發展。劉先生也知道某君初到美國立足不易，自己雖非大富大貴，卻按月匯款接濟

某君。不料某君缺乏海外謀生能力，後來在紐約極度的困頓中，心理產生巨大落差，竟寫了一封長信痛罵劉先生，言辭激烈，斥責他毀了自己的後半生和大好前程。劉先生在電話中向友人訴說此事，泣不成聲。據說，某君最終還是回到了能賜予他名流效應的國內，繼續做他的大學教師、著名公知。

以上往事並非一簡單「恩將仇報」或「斗米養仇」的道德公案，而是同一文化母體培育出的兩代知識分子，在面對「海外失重環境」時一場深刻的生命錯位。

劉先生是「能」在海外立足的。這種「能」，不僅在於他當年作為新潮理論旗手所積累的巨大聲望，使他得以在海外一些高校擔任客座教授；更在於他擁有一種純粹、自給自足的精神原動力。正如他在夏威夷會議上所言，他能心甘情願地從萬人追捧的京華名流，轉入山野閒人的平淡沉潛，在孤獨中噴湧出《紅樓夢悟》等大量原創文本——他的人格與學識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然而，某君則是「不能」的。他的學術與名聲，極大地依賴於同時代的國內論敵、媒體焦點以及特定的本土歷史語境。他的生命力在於體制內的講壇、在於激烈的公共論戰，而非寂寞的異國書齋。一旦失去了烈火烹油的戰場，進入海外這種失重環境，他的思想生產力便迅速失去了支點。此時，他不再是名滿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一名需要為房租發愁的普通漂泊者，陷入了極端的失落與絕望。他那封激憤失控、充滿怨懟的長信，是一種心理防線全面潰敗後近乎巨嬰式的反噬。無法在海外生存，這種難堪，對於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於是，劉再復就成了他的出氣筒，成了他的替罪羊——要不是聽了你的鬼話，我怎會淪落至此？

劉再復先生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射在這位後學身上，用一腔文人的浪漫情懷，去對抗美國體制化的世俗生存。他很善良，彼時卻未必意識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根器，也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真正的渡人，不僅需要慷慨的恩惠，更需要深刻地看清對方的器量、性格、能耐——他究竟「根」系何處？

作者簡介

孫玫，男，（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目前長住澳洲墨爾本。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77級），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1995年獲得夏威夷大學戲劇系博士學位；後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聯絡方式

Email: meisun@ncu.edu.tw